

第七回 奸臣暗施詭巧計 忠良反受行刑罪

詞云：

我愛春，春意好。山嘴吐清煙，牆頭帶芳草。黃鸝罵杏花，惹得游蜂惱。海棠憔悴災丹愁，只恐韶光容易老。我愛夏，夏日長。玉碾棋聲碎，羅紈扇景涼。南風賣奇貨，滿路菱荷香。蟬在綠蔭深處噪，也應回首顧螳螂。我愛秋，秋色朗。籬菊憶陶潛，征鴻喚蘇武。黃葉落空階，隨風亂飄舞。雙雙紫燕數歸期，舊巢留待明年補。我愛冬，冬日閑。烹茶融雪水，曳杖看冰山。戍婦征衣曲，將軍夜度關。若遇漁翁堪入畫，笠蓑披得凍雲還。

詩曰：

丹心貫日老梅公，耿介天生傲睨衷。

邪正從來難並立，空將俠氣委奸雄。

話說盧杞將東帖遞于內侍，獻于皇上。天子一見，大怒道：「朕把這廝當作正直之臣，纔委以臺諫之任，不意與韃靼通同叛逆，有負朕意。若非先生調和鼎鼐之才，朕怎知群小之奸？傳旨，把這廝押赴市曹正法，以謝先生察訪之功也。」盧杞急奏道：「不可傳旨，聖上明早臨朝，就說見邸報，邊關軍務緊急，命吏部尚書陳日升領兵出征，都察院馮樂天參贊軍機。諭旨一下，此人必定要阻當聖意。我主可即著殿前武士，推出市曹斬首。只說擅阻軍機，惑亂兵眾，豈不名正言順之罪也！」皇上大悅，道：「先生平身，卿乃國家棟梁之賢臣，而又不顯這廝之叛名，免了他一家刀頭之苦，不枉朕拜先生為上相，真乃朕之股肱心臂也。」盧杞謝恩，又下了兩盤棋，方纔辭駕，回轉相府不提。

卻言次日五鼓，天子升殿，百官朝見已畢。皇上問道：「文武官可齊否？」殿頭官奏道：「文武俱齊。」皇上道：「朕昨日聞邊關報，胡人猖狂，邊關失守，今命吏部尚書陳卿領兵剿胡虜，都察院馮卿參贊軍機。二卿相度便宜行事，即日興兵，不可遲緩。」馮、陳二人俯伏金階，嚇得冷汗直流，魂不附體。

只聽得左班中有一人大叫道：「不可！臣有本上奏，不用興師動旅，自然胡虜永無犯邊之患。」言未畢，越眾出班，在金階跪倒，奏道：「臣吏部都給事梅魁見駕。今有短表，啟奏龍顏。自古道：『文可安邦，武可定國。』文臣何可做得武事？今邊關報胡虜叛亂，非韃靼之本意，皆因聖上壘信權奸，廢了先帝恩賑之糧。而胡人以我國米穀敬如珍寶，聖上乃聽奸臣止賑，故有動兵之勞，且支用軍需錢糧，較恩賑萬倍矣！依臣愚見，仍復胡人所賑之米，遵先帝每年好善樂施之老例。再將奸臣盧杞、佞臣黃嵩此一班斬首。胡人聞之復賑復除奸，不用動兵，而胡人必服，立見太平。望皇上准臣之本，國家必興隆矣！」

天子見奏，龍顏大怒，道：「聖人云：『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。』爾不能忠心于國，反言首相奸黨。先王設立犒米之條，原為無臣之故。今首相有棟梁之才，朕豈受胡人之挾？人言爾有私通胡人為內應，看來豈是謬語？著殿前武士，剝去匹夫冠帶，押赴市曹斬首，以為後人之警戒。」金瓜武士把梅公袍帶剝去，捆綁了。梅公大笑道：「聖上，小臣今日盡忠于國，魂入九泉，得見先帝之面，必哭訴于先帝之前，追奸賊的魂到陰司對一對，誰忠誰奸？今奸賊雖蒙蔽聖上，豈可欺天地鬼神乎？此社稷山河，皆先帝所立的基業，不可以為兒戲，一旦送于他人，只是難臣直言耳。」回頭又向陳、馮二人道：「年兄，小弟再不得見面了。」又向班中叫盧杞、黃嵩：「這兩個奸賊，俟後到陰司對案。」皇上大怒道：「武士們從速押赴市曹，斬首繳旨。」天子又向陳、馮二人道：「卿可平身，出朝整頓軍務，為何俯伏不起？莫非尚有事奏嗎？」

二人在金階哭奏道：「臣幼知詩書，未習韜略，不諳兵機，若領聖命，恐誤天下大事，那時豈不是有軒君命？臣二人死罪，死罪！」皇上道：「你二人向日有功勞，如其往日沒有大功于天下，此刻也是正法。姑寬免死，剝職為民回籍。」二人在金階拜謝了聖恩，納還官誥，辭駕出朝不提。天子又向盧杞問道：「先生以為何人可退胡虜？」盧杞道：「兵部左侍郎袁甫臣，大有將相之才。」天子准奏，著兵部領兵往邊，協同鎮守。這也不提。

單言刑部的司官，領了行刑的劊子手，往午朝門外繳旨。

聖天子回宮，各官俱散。陳、馮二公出朝，至午朝門外，嗟嘆道：「梅年兄為你我的事，把性命付于東流，你我應該前去祭奠方是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那行刑的司官，便問道：「方纔梅大人斬于何處？」那司官答應：「斬于西郊天地壇。」二人又問道：「可有人在那裏收殮否？」司官回道：「只有一個老蒼頭在那裏料理。」說畢，司官自去。陳、馮二公說道：「梅年兄此地沒人，我等須替他尋一僻靜之所，寄放他的棺柩，以全交友之意也。」馮公道：「以弟的愚見，非相國寺不可。」陳公道：「正合吾心。你我同至相國寺，向僧人言明，方可寄放下來。」不一時，至相國寺，見僧人，敘談些閑話，而後將梅公之事，細說一番。僧人聞聽，應允。二人大喜，要著家人向西郊找尋梅府的家人。言尚未畢，只見一個老頭兒，哭哭啼啼，走了進來。陳、馮二公一見，便問：「你可是梅公的家人嗎？」

老頭兒答道：「正是。」陳公將梅白叫至面前，說道：「管家的，你來得正好。我正想叫人尋你，不知你老爺收殮否？」梅白道：「小人已將主人收殮了，只是沒有寄柩之所。偶爾想起相國寺可停，特此而來。」陳、馮二公道：「我們也是為此而來。我們已與僧人說知，你快去把你老爺靈柩請入寺內，待你公子日後可來搬柩，迎入祖墳內。」梅白道：「多承老爺仁厚，小人也是這個主意。」二人道：「你快些就去，不可耽擱。因我二人有王命在身，即刻就要起程，也不能祭奠。你可安頓，即速就回常州，報知夫人、公子知道，不可久留。」梅白道：「小人曉得。」于是，陳、馮二公告辭了和尚，出了寺門，回轉衙門，收拾行李，各回原籍不提。

單言梅白安頓了梅公靈柩，依路回往常州。不意年老之人，見主公慘亡，心內哀傷過度，自出了都門，獨自孤行，夜宿于中途飯店之內，可憐跋涉受苦，不幸一疾而亡。以後沒有梅白的交待，撥轉書詞。

且言盧杞回到相府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梅魁這廝，雖正典刑，奈他尚有家眷住在常州。自古道：『斬草不除根，恐後逢春發。』」隨即吩咐了錦衣衛官兒，叫他去一角文書，四個校尉，前往常州捉拿那梅公的家眷，不可有違。堂官答應，吩咐出來。

錦衣衛的官兒，怎敢不依從！連夜做了文書，差了校尉，星夜飛奔常州，捉拿梅魁的家眷。在路行程，非一日，那日到了府

縣，官員，出城迎接，迎入署中內堂。校尉向府尹言道：「此乃機密大事。喝退了左右，方可開看。」府尹聽說，喝退了外役，只有家丁伺候。這知府姓陳名訶，字文伯，為官卻也清正。他拆開了文書，自頭至尾一看，大驚失色道：「大人原來是究治梅吏部之家。只是卑職尚有一句話說，大人要拿梅吏部之子，他乃是江浙第一個名流。此刻，如同大人前往捉拿，恐梅璧不在家中，豈非是勞而無功？要依卑職的愚見，不如明日五鼓，傳齊人役，協同眾等，奔至梅府，豈不是一網打盡了。」校尉道：「既是貴官吩咐，弟焉敢不依。」

欽差與知府談心，卻不料有隨知府的有一個家人，姓陳名流，因他平時有些收不住話，故此合衙的人給他取了一個水嘴的名字。他立在左邊，見本府同校尉計議，到明日五鼓拿人之事，聽在心中。他身上有幾個瘡疥，又飲了幾杯酒，渾身俱癢起來了，便走出側門，向管門人說道：「我要去洗澡，你給我把門開了。」管門的道：「陳哥，一切事不可在外多嘴。」

陳水嘴道：「曉得，不須吩咐。」便走出衙門。迎面撞著一皂隸，此人姓屠名申，見了水嘴，便問道：「大叔，你如今出來有什麼事？」陳水嘴道：「沒有什麼事，是身上瘡疥癢，要往混堂洗澡。」屠申道：「此時尚早，混堂未開，何不到酒館之中，略飲三杯？」水嘴道：「如此多謝了。」二人同入酒館，敘了些閑話。

屠申道：「今日京中到的欽差，不知是做什么事的？」水嘴道：「你吃酒，毋管他。」屠申道：「此半月乃小人值日，如有大事件知道，好著幾個伙計，在衙門伺候。」水嘴道：「足見你做事周全。也罷，此一事對你言了，你千萬不可向外人說，至要至要！」屠申道：「大叔同小人說了，公務大事，何敢漏泄！」陳水嘴道：「今日來的欽差，是要拿梅氏的家眷。本官約定五鼓至梅府中拿人，你可尋了幾個幫差，在外面伺候，不可誤事。」屠申道：「梅公升任入京，不知是為什麼事，就有這個凶信？」水嘴道：「只因他觸犯了盧杞相爺，將他斬在西郊外天地壇，棺柩寄頓在相國寺。今又差人來拿他的家眷人等，以正典刑。」屠申聽說，嚇得一驚，心中叫苦，卻不好十分叫急，只好反笑說：「蒙大叔指教，如不知道這個確信，險些誤了大事。我今晚傳齊了伙伴，在衙門中伺候。」吃了一會酒，就起身說道：「這事不可泄漏，千萬要緊，本官是要參罰的事！」屠申道：「小人曉得。」

陳水嘴道：「多謝你，我去洗澡。」于是，二人出了酒館不提。

且言這屠申，著急慌忙飛奔梅府，報信與夫人、公子得知。不知屠申是怎樣報信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